

是水。有田的後腦杓撞到了浴缸的邊緣，那個撞擊力道可不小，那一聲「叩」聽起來真恐怖。有田手腳不聽使喚的揮來揮去，一直拍打著浴缸裡的水。

「啊！有田！」

就像一隻抓狂的水蜘蛛在亂發脾氣，他掙扎、扭動的模样讓我不知該如何是好，覺得好慌。再這樣下去，這傢伙會溺水的！雖然理性這樣告訴我，可是我的身體卻僵住了。

「怎麼了！？」

爸爸媽媽聽到有田的那聲吼叫，跑來查看了。

從浴缸裡伸出的修長手腳抓狂似的胡亂揮舞著，爸爸媽媽一看，瞬間理解了狀況，立刻上前把有田從浴缸裡拉了起來。

第五章 噴灑出來的罐裝可樂

有田被送上二樓，爸爸媽媽幫他蓋上棉被，讓他躺下來休息。他的後腦杓墊著冰敷袋，固定冰敷袋用的毛巾繞到前額，在正中央打了個結。蝴蝶結的尾端就像小狗的耳朵一直抖動著。

有田緊揪著棉被的那雙手蒼白到幾乎透明了。他的臉被淚水和鼻水弄得黏糊糊的。端坐在枕頭邊的媽媽傾著身，非常擔心的看著他。

「阿昇，你過來一下。」

爸爸叫喚我，然後走出房間。唉，我要挨罵了……

我和爸爸在客廳相對而坐，如果能選的話，我不想坐爸爸的對面，斜對面會比

較好。不過，因為爸爸一屁股就坐到我對面去，這下子沒辦法了。和爸爸，不，應該說不管是和誰相對而坐，我都覺得不自在。因為會有一股莫名的壓力，而且，感覺好像無處可逃。我想說，那至少開個電視吧，結果立刻被爸爸關掉。遠處傳來小狗的吠叫聲，我的心怦怦的跳著，和外面電車駛過軌道縫時發出的「匡噹匡噹」聲同步鼓動著。

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爸爸認真的啟動他的調查機制了。

桌上的鍋子和碗都已經收拾掉了，只丟著一條抹布在那裡。應該是本來要擦桌子，結果把抹布一丟直接衝往浴室的緣故吧。桌子上灑著幾滴醬油，有一條蒟蒻絲蜷縮著身子躺在那裡，看起來挺煞風景的。我轉了一下脖子，換個角度再看一眼，那條蒟蒻絲和醬油的滴痕竟然構成了一個「？」的圖樣。

「你這樣歪著脖子，我還是無法了解狀況。你好好的跟我說明一下。」

爸爸把雙手交叉在胸前，他的語氣充滿了不悅。我一開口就提起蒟蒻絲和醬油，但立刻意識到自己再繼續說下去的話，肯定會挨罵，所以，我及時踩了剎車，話鋒一轉繼續說：「那個，有田他……」

爸爸揚起一邊的眉毛。

「有田他沒有泡澡就準備走出去，我伸手把他拉住。他突然大吼，又滑了一跤，我本來想抓他的肩膀，沒想到他就撲通一聲摔進浴缸了。」

想起在浴室裡面發生的事，我現在才開始覺得害怕。不單是為了浴室裡發生的狀況，更是因為那傢伙身上那股令人驚愕的力量。會不會是被什麼東西附身了呢？

爸爸說了聲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原本交纏在胸前的手也鬆開了。

「錯怪你了！」

爸爸道歉了，我驚訝到一直眨眼睛。

「一直忙東忙西的，到了這個節骨眼才有機會跟你說。應該之前就先跟你交待

一聲的。事實上……圭太這孩子怕水。」

「為、為什麼？啊！因為他不會游泳？是嗎？」

上游泳課的時候，我看過有幾個人死命的抓著淋浴用的蓮蓬頭，死也不肯進游泳池。那些人堅決不下水的模樣，讓人感覺彷彿游泳池裡藏著食人鬼，還只有他們幾個看得見。回想起來，那幾個傢伙剛好全都不會游泳。

「圭太會游泳。」

「他會游？」

我抬起頭，直盯著正對面的爸爸的臉。如果我和爸爸都是狗的話，這個態勢看起來，就是一觸即發，差不多要打一架了。

「不，說得更精準一點的話，應該是說，他以前會游泳。」

「以前會游？那意思是，現在不會了？」

有這種事嗎？以前會游泳，現在卻不會了？

「……是因為那個地震的緣故嗎？該不會是因為親眼目睹了可怕的海嘯，所以沒辦法游了？」

如果是我猜想的這樣，某個層面來說，那跟我的經歷是一樣的。以前我會跑、會跳，也會爬樹，可是從樹上摔下來受傷之後，就沒辦法爬樹了。我傷到的是腳，那麼那傢伙傷到的，是他的心嘍？

不……我沒辦法爬樹，不純然是因為腳傷。

真正的問題，難道是……

我嚥了嚥口水。

難道是因為恐懼嗎？

爸爸看著我，靜靜的點點頭，說：「圭太住的那一區被海嘯吞噬了。」

爸爸的聲音有點顫抖。

聽說有田是在山丘上親眼目睹那一幕的。

他看見自己住的那一區埋沒在泥流裡。

從此之後，有田就怕水了。

我想起自己曾經潛入游泳池，然後在水中抬頭往上看，當時那網狀的光線美極了。

水裡完全沒有聲音，我只經歷過這種平靜的水的洗禮，根本無法想像如猛獸般的水的可怕。我再怎麼努力揣想那種狀況，腦海的影像立刻消失殆盡，就像被水沖走一樣。

「聽說圭太在收留中心的時候就不泡澡了，而且也不敢一個人洗澡。他後來沒辦法游泳，應該就是因為怕水的緣故吧。」



接下來，我該用什麼表情面對他呢？皺眉表示難過嗎？或者垂眉表示關心呢？我又該說些什麼話呢？我的頭腦一片混亂，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連自己此刻的感覺都捉摸不到了，怎麼可能會知道到時候該用什麼表情說什麼話。

我抬頭望了望天花板，上頭沒有傳來任何聲響。我想像著有田躺在床上的一樣。

「……我該怎麼做？我該跟他說什麼？」

聽我這麼一說，爸爸想了一會兒，回答我：「什麼都不用做。」

「噢？」

「什麼都不用說。」

萬萬沒想到爸爸竟然會這麼冷漠。爸爸直直的看着我，身體稍微前傾，然後用右手輕拍桌子說：「你只要理解圭太曾經經歷過那些事就可以了。言不由衷的安

慰，還有刻意的鼓勵，這些都免了。因為說了那些話反而對圭太失禮。你只要記得爸爸跟你講的這些事就好了。」

爸爸的話異常的沉靜、沉重。

只要記得有田經歷過這些事就好嗎……我用手指頭把彎彎的蒟蒻絲拉成一線，變成了「！」

我站了起來。

爸爸看著我，好像還想說什麼，我這一起身大概讓他覺得我不想聽了。

「我去買果汁。那傢伙應該不怕果汁這種東西吧！」

爸爸的嘴角揚起微笑。

領零用錢的時間還沒到，我身上只有115日圓。我走回脫衣間，掏了掏我脫下來的那件長褲的口袋，找到一坨包著口香糖殘渣的紙、一團面紙，還有10圓硬幣。太幸運了！這可是雙重的幸運啊！要是被發現口袋裡有垃圾沒清，可是會被媽媽臭

罵一頓的。她一定會數落我，說什麼洗爛的面紙把所有的衣服搞得一團糟啦，還有，用滾筒黏塵紙去除那些面紙的屑屑讓她加倍辛苦啦……我把那些垃圾丟掉，10圓硬幣扔進錢包後，就走出家門。

其實，我出門根本就不是為了買果汁。

我不發一語的走啊走，走到了山丘上。這是我第一次在夜裡來到這個地方。山丘把整個城市的噪音全都吸收了。從市區裡爬升上來的廢氣、晚飯的味道、香皂的香味，還有含著水氣的落葉的味道全都融合在一起。我不討厭這個味道，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。

心情漸漸恢復了平靜。

我在長椅上坐下來，感覺屁股涼涼的，風從褲腳的縫隙竄了進來。被長年踩踏的土，凹陷成兩隻腳的形狀，我把自己的腳放了上去。坐在這裡，可以看見剛剛我走過的那排行道樹，從這裡看到的我，又是怎樣的我呢？我用力晃動肩膀，想像著

自己失去平衡仍然繼續走路的模樣。這比想像整個城鎮被海水淹沒容易多了。

屁股冷到發麻，腳上的劇痛又開始了，每次只要一覺得冷，就會這樣。這種狀況會讓人覺得我像個老頭子，所以我連提都不提。那傢伙心裡的傷應該比我這個更痛吧。

我買了可樂回到房間，拉門的另一邊沒有任何聲音。在睡覺嗎？我用手掌搓了搓可樂罐，猶豫著要不要開口叫他。我乾咳了一聲，注意著拉門另一邊的動靜，仔細聆聽，既沒鼾聲也沒有睡覺時均勻的呼吸聲。

他不在嗎？

我躡手躡腳的靠近，拉開一點點拉門，從縫隙往裡面看。

「啊！」

有田正在檢視自己的數位相機，額頭上還綁著原來的那條毛巾。他跪坐著。在我們家除非是挨罵，不然我根本沒看過有人像他這樣跪坐。

「你在幹嘛？」

不自覺的就變成吵架的口氣了。有田連接了好幾下按鈕，然後若無其事的抬頭看我。他一直按，應該是有些照片不想被我看到吧。我想起他之前拍了我幾張奇怪的表情。

「喂！借我一下！」

我伸出手，想搶他的相機。手長腳長的有田，動作俐落的避開了我的手。

「借我啦！我要刪掉我的照片！」

「不成唄！那是吾收藏的照片唄！」

「什麼收藏！是我的照片耶！」

我的腳撞翻了桌子，手肘摺倒了衣帽架，又被地毯絆住腳，摔了一跤。往前伸出去的手推了有田一把，他的背撞向了三格櫃，而我也直接趴倒在地。

我聽到外面傳來很大的腳步聲和急遽上樓的震動聲，「砰」的一聲，門被打開

了。氣勢這麼驚人，還以為是抓狂的水牛呢！原來是媽媽。

「你們在做什麼？吵架？你們在吵架嗎？」

媽媽生氣的看著躺在地上的我們還有房間的景況。掀起的地毯凹凸不平，三格櫃向前傾倒，桌子翻了過去，衣帽架橫躺在地，原本摺得好好的棉被已經崩塌了。看見這個景象，媽媽舉起右手大叫：「你看你！阿昇……你欺負圭太嗎？」

「不、不是啦！沒……有啦！只是相機裡我奇怪的表情……」

我跟踉蹌蹌的往後退，雖然想跟媽媽說個清楚，可是整顆心平靜不下來，沒辦法好好的說話。

結果，有田冷靜的對媽媽說：「沒吵架唄。更甯說欺負嘍。」

媽媽看著我，眼裡盡是懷疑。我拼命點頭。

「沒吵架就好。不過你們也別這樣咚咚砰砰的，很嚇人耶！聲音都傳到一樓來了！」

媽媽嘆了一口氣，關上門。我鬆了一口氣，看著有田的相機。現在正是時候！當我要伸手去拿的時候，門打開了，又是媽媽。

「不可以吵架喔！」

「知道啦！」

媽媽壓根兒不相信我。門關上了，拖鞋的聲音愈來愈遠。

「真是的！為什麼都是我被罵！不合理！」

「因為是母子唄。」

有田笑了。

「吾以前也老挨罵哩！」

說到這裡，有田臉上的笑容消失了。我立刻從他身上移開視線。

有田拿著相機的手有點鬆懈，如果趁現在應該搶得過來，不過我打消了念頭。

反而一把撿起原本滾到地上的可樂。

「啊，剛剛忘了。這個給你！」

我把可樂丟了出去，有田接得真準。

「可喝嗎？」

「嗯，可喝唄。」

我故意學他講話，他笑得整張臉皺成一團。

「我用絕無僅有的零用錢買的，快說謝謝！」

這樣逼著他說謝謝，連我都覺得自己小氣。可是，我得先這樣送人情，給他一下馬威啊！不過，給他可樂，說不定也可以當作是在謝謝他在媽媽面前幫我解危吧。

從表情看來，有田絲毫沒有覺察到我話裡的嘲諷和我內心真正的想法，他點了點頭，跟我說：「謝謝呢！」然後立刻拉起可樂罐上的拉環。

罐子裡的氣一下子衝了上來。

我們把地毯先移到陽台，打掃完地板都已經接近凌晨十二點了。是我把可樂丟給有田的，確實我也有責任。可是，打開可樂的是他，他竟然沒注意可樂可能會溢出來，這麼粗心，真是令人生氣。

「真討厭！還真是不能太信任你！」

我坐到床上，隔著拉門開始故意耍脾氣。結果，另一頭傳來小小的一「嘿嘿嘿！」的笑聲。

「什麼嘿嘿嘿？傻瓜！」

話一出口，立刻覺得自己說錯話了。這是我第一次罵別人「傻瓜」。有田會不會不高興？會不會一不高興就不再跟我講話？

我一直觀察著拉門另一頭的動靜。

話到底可以說到什麼程度，該用什麼姿態說，我真是搞不清楚了。班上的同學們經常毫無顧忌的互罵「笨蛋」、「傻瓜」，甚至在下課或打掃的時間像職業摔角

選手般的打來打去。而我，在班上沒有這樣的朋友。到底要多親密的朋友，才能那樣互罵互打也不傷感情呢？

「喂，別悶不吭聲！」

沒有人回我。

他真的在生氣嗎？看來，我們還沒親密到可以罵「呆瓜」這個詞。氣氛有點僵，我動了動身體，床發出了幾下寂寥的嘎嘎聲。坐在這裡溫溫吞吞的猜測對方的心意，讓我愈想愈氣。哼！你要態度這麼硬，我也絕不會認輸的！

我背對著拉門，正準備躺下的時候，聽見有田說了聲：「可樂。」我一轉頭，拉門已經拉開一點縫隙，我看見有田站在那裡要遞可樂給我。

「還剩一些些哩，阿昇喝點兒唄。」

就這樣直接叫我阿昇啊？我們有這麼親嗎？原本我還不太高興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他直呼我阿昇了。不知道為什麼，覺得有點想笑。

手中的可樂罐溼溼黏黏的，我一搖，從罐底傳來沙沙沙的聲音，有田直挺挺的站在那裡等我喝。

「欸！都沒氣了。消氣的可樂，超難喝！」

看到我皺起臉，有田朝著天花板笑了。

「哪裡好笑？」

被這傢伙嘲笑，就覺得特別討厭。

「吾方才喝，同你感覺唄。」

「舞鶴？痛覺？」

「意思就是說，我們都一樣覺得消氣的可樂難喝。」

有田翻譯自己的東北話給我聽。

「喔……好了，要睡了。我累了。」

我就此打住，沒抱怨說都是你害的之類的話。有田說了聲「晚安！」就回拉門

另一頭的房間去了。他跟我道晚安，我是不是也應該回他一句晚安？

我聽到拉棉被的聲音，窸窣窣的。我關掉電燈，街燈瞬間透著薄薄的拉門流瀉進來。我把棉被拉到鼻頭的位置，一聞到下面那層毛毯的味道，不自覺放鬆起來。

不久，就聽到有田睡著了的呼吸聲，我數了十下。

「晚安。」

然後，我鑽進了被窩。

第六章 有田和相機

我冷到醒過來，從被窩裡鑽出來的時候，房間裡面還暗暗的。聽得到外面有摩托車和腳踏車的聲音。還真是冷啊！枕邊的時鐘指著五點半。天還沒亮呢！

我又想鑽進被窩的時候，感覺到風。我立刻張開眼睛。風？既然有風，就表示窗戶是開著的，昨天忘記關了嗎？我伸長脖子往窗戶那邊瞧，拉門把窗戶分為兩邊，我這邊的窗戶是關著的，不過，我注意到另一邊的窗框推到我這邊，重疊在一起了。

哈啊啊啊啊？

「有田！你在做什麼？」

我立刻從被窩裡飛跳起來，一拉開拉門，果然窗戶是全開的狀態，風呼呼的